

摄影之路

II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摄影之路

(Ⅱ)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摄影之路(2)

*

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民族街2段5里6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建平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$2\frac{3}{8}$ 彩页 16

印数: 1—4,638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14—0016—2/J·17

8161·1171 定价: 2.30元

目 录

潜心摄影 孜孜追求	江志顺 (1)
我和那片土地	徐立群 (8)
摄影创作中的自我反思	赵大鹏 (15)
我的摄影之路	王 杰 (21)
我是泛区人	于德水 (27)
新闻摄影：我的瞬间选择	王文澜 (34)
沙漠·艺术·追求	雷力鸣 (42)
在平凡中发现美	邱晓明 (49)
摄影求索录	杨晓利 (55)
我和我所期待的	毛白鸽 (62)

作 品

江志顺作品选	(2)
徐立群作品选	(6)

赵大鹏作品选.....	(10)
王 杰作品选.....	(13)
于德水作品选.....	(16)
王文澜作品选.....	(19)
雷力鸣作品选.....	(22)
邱晓明作品选.....	(25)
杨晓利作品选.....	(28)
毛白鸽作品选.....	(30)

封面题字 黄永玉



……人生在世，总得有点理想，有点精神，有点追求，总得给社会，给人民留下点什么，哪怕只是一个闪光的点，也算自己没有虚度一生。

江志顺

简介

江志顺 1945年1月出生。四川省安岳县人。现为解放军报社摄影记者。

1964年底开始从事摄影工作，在沈阳军区某团报道组搞摄影报道工作。1968年底开始在沈阳军区政治部新闻科任摄影干事。1971年2月调至解放军报社。1983年9月到1985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摄影专修科学习。

其作品多次在全国性影展和摄影比赛中展出、获奖，并为许多报刊发表。

潜心摄影 孜孜追求

江志顺

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。奥斯特洛夫斯基说，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回忆往事，他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为生活庸俗而羞愧。这段名言给了我深深的启示。我认为人生在世，总得有点理想，有点精神，有点追求，总得给社会、给人民留下点什么，哪怕只是一个闪光的点，也算自己没有虚度一生。倘若每个人都留下一个光点，汇聚起来就是光灿灿的一片，成为社会的宝贵财富。

我是一个军人，从事摄影工作21年了，在部队的培养下，在老摄影家的指导下，我潜心钻研，走自己的路，不断地探求着、前进着。这些年来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除了在

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和艺术作品以外，还在全国性的各种影展和摄影比赛中，入选展出了许多作品，并有五十多幅作品获奖，还有二十多幅作品被国际影展、国际沙龙入选展出。作品《三代人》、《山村的节日》、《奶奶，你猜猜》分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举办的亚太地区第七届、第八届、第十届摄影比赛中获奖。

我从事摄影工作的时间虽然不短了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徘徊不前的情况下度过的。1964年12月，我从连队调到团里报道组，一面学摄影，一面搞文字。一位会摄影的老同志带了我三个月，我就自己摸索着干了。当时我对摄影非常好奇，挺卖劲。那时，正是“突出政治”的年代，一切都得为“突出政治”服务，报刊宣传更是如此。加之自己的摄影还没有上“轨道”，所以，拍的照片尽是些贴“政治标签”标语口号式的图解，画面千篇一律，大致都是“语录板放中间，人围着坐半圈，发言有笑脸，手要比划点……。”十年动乱期间，我先后被调到沈阳军区新闻科当摄影干事，《解放军报》当摄影记者。当时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破坏和干扰下，一切艺术都被践踏了，摄影也不过是些被他们控制利用起来的政治图解。

“四人帮”破败后，特别是近几年来，文化艺术获得了新生，摄影事业也很快兴旺起来。然而，在一段时间里，由于“左”的思想流毒没有肃清，我拍的照片公式化、概念化的现象仍很严重。为此，我苦恼过、徘徊过。但我没有灰心丧气，我一面努力从自己身上清除“左”的思想的束缚，一面注意认真学习和借鉴。那时，外国和港澳地区摄影家的影展日益增多，我场场必去看，逐渐开阔了眼界，打开了思路。此外，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思想活跃、解放，他们大胆探索，作品颇有新意，我也从中受到了启迪。一直到了1979年，我才逐渐从“左”的思想牢笼中挣脱出来，作品的内容、题材的开拓面更广了，视野也更开阔了。我的

大部分入选影展和获奖的作品，几乎都是在1979年后拍摄的。1983年至1985年期间，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摄影专修科学习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艺术理论，而且对二十年的摄影实践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和重新认识。这也使我在思想、美学和文学修养上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。

摄影是一门写实的艺术，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，作出牺牲，才能有所收获。从我搞上摄影那天起，就有这种深切的感受。搞摄影不仅要勤于动脑，更要勤于动手，动脚，要多跑路，多吃苦。到解放军报社当摄影记者的这些年，我是抢着下部队采访，不愿在家呆着。而且每次都要求到最远、最艰苦、最偏僻的边防、海岛去采访。我想，这些地方艰苦，去的人少，这里部队的情况也更需要报道，同时，边疆海岛有特色，能拍出好的照片来。这些年，我时而翻越在冰峰雪岭，时而奔驰在千里草原，时而穿行在茫茫戈壁沙漠，时而行驶在浩瀚的大海……常常是日夜兼程，经常是吃不上，喝不上，住不上。15年来，从东北到西沙群岛，从新疆、西藏到东海、黄海，从珠穆朗玛峰地区到老山前线血与火的战场上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

我认为作为一个摄影记者，应该既会新闻摄影，又会艺术摄影；既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，又是一名出色的艺术家。我是解放军报的一个摄影记者，主要职责是军事新闻摄影，为军报服务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只停留在新闻摄影这一点上是不够的，还应搞摄影艺术创作。因为新闻摄影不仅要求真、求实、求活，也要求情求意，提高艺术性。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本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，它们既有区别，又有联系，各有长处，应该互相取长补短。新闻摄影的真实性、敏感性、时代性比较强，艺术摄影含蓄、深刻、意味无穷，有强烈感染力。有许多优秀照片，既有很高的新闻价值，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实践证明，这条路是走对了。近几年来，不但我的新闻照片越拍越

好，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艺术作品。

摄影既是一门艺术，又是一门科学。它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体，它包含着众多的知识种类，需要我们具有多种知识、才能和修养。我从事军事摄影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。开始，我不懂军事技术，常常违反军事动作要领，闹了不少笑话。我出身于陆军，这些年我跑陆军多，跑海军、空军少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陆军的东西比较熟悉。

摄影艺术是靠美的思想内容，美的形式去引起人们美的愉悦的。而美从何来呢？美就在我们的周围，在大千世界之中。摄影家的使命就是从社会中，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美，并通过自己的摄影机去更好地反映、表现它。

摄影作品应该追求画意的含蓄和深沉。或将主题深藏于作品之中，藏而不露，引而不发；或借景生情，托物言志。这样作品才能发人深省，耐人寻味。近几年来，我一直力求这样做，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有深度，出新意，给读者留点琢磨思考的余地。作品《儿女心事》（获1982年《中国摄影》举办的《当代人》年赛二等奖）本意是要反映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落实党的经济政策，农民富起来了这一主题。但我没有去直接表现，而是借助老辈与女儿谈心事为话题来展开的。在白花花的鸡蛋堆满的箩筐前，老人与女儿正在谈心事，他们生动的表情引起观者丰富的联想。通过儿女心事联想到千家万户，意蕴隽永，余味无穷，从而揭示了深刻的主题。《我是祖国一个兵》这幅作品，是前不久我在老山前沿阵地拍摄的。两个战士在猫耳洞里下象棋。其中一个战士只拍了一只手，手里执着一个“兵”。猫耳洞旁放着随时准备战斗的冲锋枪和手榴弹，战场气氛浓烈。两个战士是真正的兵，与手中棋子“兵”，巧妙结合在一起，使人浮想联翩。它象征着我们英雄的战士有着“兵”的品格，在保卫祖国南疆的战场上勇往直前，永不后退。

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。人最美，最活，也最感人。我喜欢拍人，拍人的生活，拍人的情感，拍人的精神。我的体会是，人物摄影作品一定要力求有深度，有内涵。这种深度和内涵主要反映在人的精神、气质和性格特征上。而人的精神、气质、性格又主要是通过人物的情感来传达表露的。因此，表现好人物情感是人物摄影的关键所在。

不久前，我去老山前线采访。前线英勇将士们对祖国强烈的爱，和对敌人刻骨的恨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。这情感表现在他们血与火的战场上，“迎着滚滚硝烟，踏着密集的雷区，顶着横飞的枪弹，冲上‘生死线’……”一个个英气照人的战士形象栩栩如生。我流着热泪，打开相机取景框，追着他们的足迹，以“祖国呵，你的儿子……”为题，摄下了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感人画面。《老山勇士》这幅作品中的人物叫宋贵文，是老山前线某部七连副连长，一等功臣。他英勇善战，在一次出击战斗中任突击队长，冲锋在前，打死七、八个敌人，带领战士们很快攻下了一个制高点，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。战斗刚结束，硝烟未尽，他满身泥土，我便摄下了这幅特写照片。他紧握钢枪，看上去，一副铮铮铁骨，一身英气，就如一尊英雄雕塑一般。这其中蕴藏着他_们对祖国的热爱和一片殷殷赤诚。

人物的情感一般是内心的心理活动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要通过摄影表现它是困难的。这就要求摄影家通过展露在人物外表上的表情、动作来表现。可以说，人物作品情感是基础，表情、动作、行为是情感的外部形式，表情、动作和行为传达人的内心情感，从而体现出人的精神、气质和性质，这也是人物摄影创作要达到的目的。《夺魁者》（获《中国日报》“十亿人民”摄影比赛二等奖）这幅作品，表现的是平了手枪慢加速射世界纪录的我军运动员杜宁生，在国际射击邀请赛上的一个镜头。那潇洒娴熟的拉枪机的动作，那认真严肃的表情和富有动感的头发，都表现

出她倔强好胜的性格。我曾多次采访过她，发现她对自己的事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为祖国争光的荣誉感。她严格训练，严格要求，终于取得了好成绩。另一幅作品《春天是我们的》（获1984年《中国摄影》“当代人”年赛二等奖），画面上，奶奶摇着扇子，笑逐颜开，孙女羞涩含笑，趴在奶奶肩上。她们对今天春天般的生活，从内心里流露出幸福的笑容。从这里，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是内心情感的外在形式，它们是人物心理活动不可分割的整体。

还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表情、动作与内心情感是否真实统一的问题。罗丹说过，艺术作品只有达到“内在真实与外在真实的统一”，才能传情写神。我以前拍的一些照片，人物表情不自然，动作矫揉造作，给人以虚假的感觉，就是内外不真实统一的缘故。这种内外不一的照片，人的表情、动作不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，而多半是作者用自己的情感代替了被摄者的情感。

摄影贵在不断探索创新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变化，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，如何适应人们审美新观念的需求，并从作品中体现出来，这是摆在每个摄影者面前的新课题。对此形势，我的态度是要孜孜地探索，努力地追求。



北方那雄浑、开阔、冷峻、苍凉、粗犷、浪漫、热烈的特点，如能在我的作品中体现，我将感到快慰。

徐立群

简介

徐立群 1946年出生于黑龙江富锦县。辽宁海城人。现任黑龙江省黑河地区文化局文化科科长，兼任黑河地区摄影协会主席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分会理事。

1971年开始摄影活动。1973年调至大兴安岭地区文化局任专职摄影创作员。197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主拍的画册《林海添翠》。1979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主拍的另一本画册《大兴安岭》。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鄂伦春族》摄影画册选用了他的211幅摄影作品。1979年调至哈尔滨《黑龙江农业》杂志社任记者。1984年主动提出申请到边疆黑河落户并得到批准。1985年荣获“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”。

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的摄影比赛和展览中获奖、入选。

我和那片土地

徐立群

人与自然是科学的组合，人与自然是艺术的结合，人与自然天造地设。可是，人与自然之间也有数不清的谜，解不开的方程……

在回首我的摄影道路时，久久回旋在我脑际的是我和那片土地——北疆、大森林。

一、经历

当夕阳如利箭从云缝中穿出，远山上那片柞木裸子呈现出迷人的桔红，而幽蓝涂满了山的阴影处，耳畔除了马儿哞哞地叫声，还有那沙沙的风声。这一切多么强烈、冷峻，给人以苍凉旷达之感。没有险峻的高山，没有特别高大的树木，这茫茫无际的

林海就是这样气象万千。这就是独具魅力的大兴安岭，使我为之销魂的那片北疆山林。

十六年前，我从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，来到这里。从此，我越来越多地遇到人与自然，人与自我之间各种各样的撞击。我那粗放，豪爽的气质是大森林给予并锤炼的，我那张生命的白纸被山风与阳光尽情涂抹。不久我迷上了摄影艺术，当我以不可遏止的热情，致力于用镜头去表现自然，表现人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，我便一头扎进了大兴安岭的怀抱，在这里我找到了人与自然的真情，找到了真正的爱，也找到了艺术。

九年过去了，在我抵挡不住省城精良的照相设备及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，调离大兴安岭时，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失落感。我意识到，那片土地，那片大森林在我心灵中打下了多么深的印迹。大兴安岭、北方的大森林的精灵已经融合在我的生命里，铸成了我本身的一部分。

我想念大森林。九年里，美丽的、宽厚的、严峻的、野性的大自然对于我是多么亲切啊。尽管我在城里长大，尽管哈尔滨的生活待遇很优越，但我想念北疆、想念大森林，讨厌都市的喧嚣、机关的人事纷争。夜里我梦见远山在向我呼唤：你的根在这里，不要离开生你养你的泥土啊，不要离开大森林！

大自然神奇造化，它的引力促使我开始新的选择——重返大森林！尽管这抉择是痛苦的。

1984年10月，当我的申请被批准，当我登上哈尔滨——黑河这1300里公路时，放眼车窗外的雪原，山林和土地，一种高尚、激越的情感涌上心头。象见到久别的母亲，我一下子扑向大自然，北疆这片广袤的土地的怀抱！

二、选 择

自然选择了人，人类得以生存。人选择自然，自然得到改

造。世间万物，擅于选择者生存，不擅者灭亡。

摄影创作的根柢方法恰恰也是选择。在镜头面前，任何景、物、人都要经过摄影者的瞬间选择（有时则是长时间的）才能完成。这里我要谈的不仅仅是创作上的选择，而是我心灵上的选择，人本身的道路的选择决定了艺术创作的选择。

那九年里，我究竟选择了什么？令人迷恋的山林野景又展现在眼前：严冬的暴风雪——咆哮的“大烟儿炮”；盛夏的暴雨——浓云密布的“黑锅底”；金秋的八月雪；初夏的六月冰。我喜欢大自然的纯净，人在这里也会被净化。我常常在林中过夜，在万籁无声的静寂之中，我听到过森林生长的声音，那时，我神奇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；我成为森林的一员。我觉得自己也在生长！我能选择什么呢？我把根扎在大森林中，它使我具有它们的情感和爱憎。我的摄影镜头对准了它们。

九年中，我先后拍摄出版了《林海添翠》、《大兴安岭》两本摄影画册。（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社、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）作品《大兴安岭林区晨景》被选入人民画报社出版的《中国风光》大型画册。《运草》被《中国摄影》杂志发表并选入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《1949—1979中国摄影艺术作品选》大型画册中。五百余幅作品在各种报刊发表。

九年中，我选择了什么？我选择了鄂伦春兄弟。这一中国保持着最完好的原始狩猎形态的民族，不把他们的民族形态保留下来，作为大兴安岭的摄影工作者是有愧的。于是，我骑上了长鬃烈马，揣上了照相机，紧跟在鄂伦春猎人的后面。与他们一起钻林子，追捕野兽，在雪地上过夜。十几次狩猎摄影，尽历辛劳，几番生死。当我的心灵与猎人的心灵相遇时，我体会到苦斗后的莫大欢乐，我终于成为他们的一员。拍摄追捕猎物，狗与兽，人与兽，人、狗与兽搏斗的场面。这时我真正体会到人与野兽，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我的心灵受到人类原始精神的洗礼，受到野兽、

恶劣气候的凶残、严厉的考验。血汗换来了收获：1980年我发表在《中国摄影》杂志第四期上的《射猎》、《追击》、以及《狩猎摄影散记》使许多人受到一种力的震撼。我的《鄂伦春猎手》在日本获“联合国亚洲文化中心奖”。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拍的《鄂伦春族》摄影画册。

如果一条路上走的人太多，何必去拥拥挤挤，你应另辟蹊径。1984年我终于选择了属于我的这条小路。当我冒着早晨的严寒，沿着黑龙江畔跑步时，脚下白雪嘎吱吱的呼叫，耳畔北风呼呼作响，北疆，这是北疆啊！我不由自主呐喊。

从此，我将踏上一条新路，一条我自己选择的路。我将重新踏上荒草甸子，重新穿过针阔混交林，神采飞扬地走向我的大林莽了。尽管这条林间曲径跋涉艰难，生活与工作面临新的困境，发掘和创作艰辛异常，但我再也不回头了。在北方生活了几代的我的家族长辈们，曾经领略过北方“凛冽”的真正含意。我不知道他们更多的事情，只听说祖母曾拉着爬犁去山野捡柴，迷了路，三天才找回来。外祖父在松花江上捕一辈子鱼，瘫了两条腿。母亲两岁就死了娘，四岁蹲在锅台上刷锅做饭。父亲小时候放牛没鞋穿，用牛屎暖过脚丫……。我想，北方劳动人民都有过类似这番经历吧。我见过大兴安岭上白雪中那绿得滴翠的“牙格达”，即使在一米厚的雪下，你都会找到它绿色枝条上挂着的火苗子般红的小果；我见过那满山遍野的“映山红”，冰雪未消，它们就急急忙忙装点这苍凉的山谷了……。植物尚且如此，人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露营雪地，在“大烟炮”中追逐野兽，疲倦与寒冷曾使我失去意识，直面野兽的冲击，承受“恐惧”的骚扰……人所能承受的我都能，难道不如一株“牙格达”？这便是我的选择。

三、追 求

我的艺术生命存于自然之中，当镜头里的世界和我心中的世